

溫州府圖書館藏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七

拱子

丙忠著為未世學有琴子第

温州

函

公館

01200

溫州經籍志卷十七

集部

別集類三

宋

瑞安

孫詒讓

編

溫州

四

公

葉氏適水心先生文集

二十八卷 書錄解題十八文獻通考二百四十一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卷十七 卷十八 卷十九 卷二十 卷二十一 卷二十二 卷二十三 卷二十四 卷二十五 卷二十六 卷二十七 卷二十八

備衆文名一家言者在唐始著前不多見也先生之作從壯  
至老錄今並古日邁月超神心窮天地偉刻動海嶽翼然如  
登明堂入清廟敲冕崇麗金奏而玉應其光耀變化如驪龍  
翔而慶雲隨也盛矣哉其於文乎粹矣哉其於道乎蓋周典  
孔籍之奧不傳左冊馬書之妙不續詩迄韋張騷降景宋華  
與質始判正與奇始分道失其統緒久矣世遂以文為可玩  
之物爭慕趨之騁馳以其力雕鏤以其巧彰施以其色暢達

係三行

以其才無不自托於文而道益離矣豈能言易知言難歟或  
者反之則曰吾亦有道焉爾文奚為哉夫子不云乎言之不  
文行之不遠六藝非萬世之文乎以詞為經以藻為緯文人  
之文也以事為經以法為緯史氏之文也以理為經以言為  
緯聖哲之文也本之聖哲而參之史先生之文也乃所謂大  
成也欲植傑木必豐其根欲蓄巨澤必濬其源文其澤木也  
學其根源也學與文相為無窮也是果專在筆墨間乎集起  
淳熙壬寅更三朝四十餘年中期運通塞人物散聚政化隆  
替策慮安危往往發之於文讀之者可以感慨矣故一用編  
年底有考也昔歐陽公獨擅碑銘其於世道消長進退與其  
當時賢卿大夫功行以及閭巷山巖樸儒幽士隱晦未光者

皆述焉輔史而行其意深矣此先生之志也門人大梁趙汝  
譜序

昔宋盛時以文章名家有廬陵南豐眉山臨川數公者窮聖  
賢之奧究道德之微故其為文足以繼漢唐之盛天下皆師  
尊之南渡以來作者猶衆葉水心先生其一也先生之學浩  
乎沛然蓋無所不窺而才氣之卓越又足以發之然先生之  
心思行道於當時而見之功業不但為文而已也觀其議論  
謀猷本於民彝物則之常欲以正人心明天理至於求賢審  
官訓兵理財一切施諸政事之間可以隆國體濟時艱然未  
至於大用而道不盛行今之所見惟其文而已豈非可惜哉  
其論林栗一書有功於斯道甚大時衆唱道學之說欲竄逐

文公善人君子皆惴懼先生獨上書天子論粟姦邪請加摧折以扶善類國家之本莫大於是先生正直剛明嚴於善惡之辯如此今去已遠而其言存是亦可以不朽矣章貢黎諒字公允蚤得先生之文讀之固已起敬起慕然恨不得見其全及為處州府推官乃先生鄉郡常行縣訪之士大夫得奏議記叙等作八百餘篇手自雋拔分為二十九卷鈔梓以傳而屬直為序於予先生之文豈直所能知而亦豈待序而傳哉念今之仕者於其分所當為上之人之所督責猶有不能盡其職而挂於吏議若非其所當急則怠廢可知矣公允於此文非其所急也而知之深好之篤勤敏足以有為從容於政事之餘收輯而刊布之使前之諸公有以繼後之為士者

有所視法而興起尚賢與善之意厚矣是可嘉也故為序而道之景泰二年三月朔日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

泰和王直書

明正統本  
卷端序

余幼時先君東臯處士以遺書一帙名曰策場標準集授諒謂是書乃水心葉先生適在宋時所著也其忠君愛國之誠藹然溢於言意之表惜乎前後亡缺脱落有不可讀者嘗慕求全集竟不可得及余領鄉薦授官栝郡先生乃郡邑龍泉人也後徙居溫之瑞安嘗因公事詣邑訪求遺本無有存者間或得一二篇或數十篇歷八載始克備有曰文粹曰葉學士文集曰水心先生文集及余幼時所讀標準集者其總目有四惟標準一集十亡其七八公暇躬自謄錄其各集中所

作劄狀奏議記序詩銘并雜著成篇章者得八百餘篇編集

彙次分為二十九卷其所著經傳子史編為後集案經傳子史當即別

集中揚子法言諸篇之類黎氏蓋別編入總名曰水心文集後集然其本今未見疑當時未付刊矣

繡梓以永其傳與四方同志共覽焉集中字義脫落無可考

者不敢僭補姑虛以待後之君子而正之正統十三年戊辰

歲孟春望日處州府推官章貢黎諒謹識

明正統本

余甲戌校士至東甌乃得水心先生文集而讀之歎其峻潔

醇雅足為學者程式惜缺十之二三蓋其後裔僅守此殘編

也久矣余屬郡學博王君執玉德魯重刊從武林藏書家覓

全本以補綴之越一年余再至則剞劂已竣校讐亦審爰進

學者而語之曰請先生文非徒學其文也其學為有用之學

而非無本而然探源於經訓沿流於史籍而切劘于師友近

則陳止齋遠則朱文公往復辨析資陶冶焉以陳同甫之豪

氣心折於文公與先生則先生之本末可思矣其事功之大

者在贊趙汝愚請嘉王代光宗執喪而宗社獲安事出非常

以一言為國家定大計惜乎不克竟其用也當先生為太學

博士時上疏論林栗言朱子非是蓋義理素明而氣足以勝

之故其發為文章不可磨滅如此其贈答碑版亦有牽率應

酬之作請先生文又當知其大者也其後裔竭力襄事無過

前人光彌當思所踵武且是集流布遠邇聞風興起其裨益

更曷有涯哉乾隆乙亥年季秋月兩浙督學使者後學雷鉉

敬題

乾隆乙亥年序

葉水心先生文集趙氏郡齋讀書附志載二十八卷馬氏通考二十八卷外載有拾遺一卷別集十六卷今所存二十九卷則明正統間章貢黎氏另為蒐輯編次以傳之者其拾遺別集是否彙而為一舊本失傳無從考正先生裔孫賓上守其先集肄業東山書院黎本二十九卷又復佚去二三乾隆甲戌學使者副都御史宣化雷公按部至甌搜求先賢遺集從書院得之惜其殘闕命教授王君執玉於錢唐吳氏購得全書謀重梓焉郡之後髦葉氏後人咸歡然出貲相欵未克竣工教授因太守俞侯以請曰東山書院荷公樂育久每自解俸錢佐膏火有羨倘移為繡梓費用成厥公即令板藏院中俾諸生識有本之學發為文章不可磨滅庶幾一動足一

啟口皆知於身心性命間的然求其向方而不致猝然入於不可知之域非特為文字楷模而已也一郡成人小子以是望公久矣余欣然從之曰是余之素志也夫書成丐余為序爰述重錫之緣起以為多士勗若夫先生立朝之本末文章之根柢學使雷公言之矣余何辭焉乾隆乙亥仲冬浙江分巡溫處道後學朱椿謹識

乾隆癸未嘉利本春滿序

愚以不學之軀承乏甌郡見其負山濱海磅礴清淑之氣鍾為人文誌乘所載多鴻篇鉅製而裒成全書垂世而行遠者則惟忠文王公文節陳公二集傑然與山川爭其巨麗焉抑又思南渡以來東甌作者二公而外莫如葉水心先生王公論劾史浩疾惡如仇厥後浩薦先生而不為其所用光宗不



朝重華宮陳公與先生俱積誠極諫而贊翊嘉王以安社稷亦不謀而合乃二公之集行矣何先生之集猶未昭昭在耳目間也歲甲戌學憲雷公按臨留意先生之文學博王君得之於其後裔惜其缺而不全也於武林藏書家覓完本為補其缺以付剞劂學憲暨觀察朱公俱為作序俾與王陳二集並行且嘉予王君採輯之志不置昔揚子雲之著太玄法言也藉桓譚而益顯昌黎文起八代之衰至宋歐陽公傾倒於殘篇敗麓之餘然後大行是至文原有待而傳也先生之文已歷數百年風雨之所剝蝕兵燹之所遷移而遺篇尚留天若默相之以待後人之表章者則王君之功幾與桓歐埒矣且夫先生生於東嘉人文極盛之會邈其師友淵源王陳

二公外如鄭景望薛士龍諸公皆學醅道粹著述必富今也文獻縱寥落矣安知不存什一於千百僅因讀先生是集而各出所藏以互相考訂將甌之文沿古而盡行於今甌之人亦由今而漸復乎古玉蘊山輝珠藏川媚詎非忝守茲土者之與有榮耶至於先生之作神心窮天地傑烈動海嶽如登清廟明堂金奏而玉應前人論之詳矣非愚區區不學俗吏所能贊其萬一也乾隆二十年歲次乙亥仲冬月後學俞文

漪敬跋

乾隆永嘉刊  
本卷東跋

王鳴盛跋獨孤及至之毗陵集有正議大夫右散騎常侍贈禮部尚書李公墓志銘至之作志尚書右丞長樂賈至幼鄰作銘蘇許公環墓碑盧藏用作序張說作銘華嶽廟述聖頌

本  
達奚珣作序呂向作頌皆一文而兩人共為之水心作陳同甫王道甫墓志銘兩人共一銘真希元跋永嘉葉公著作正字二劉公志銘二劉亦同一銘者此文章之變例王止仲所未及舉也

西莊始存稿三十二○其去作正字二劉公志銘二水心作見目錄卷六繫錄之四稱傷其少誤

讀書附志五水心先生文集二十八卷右葉適字正則之文也門人趙汝錡序而刻之水心其自號云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六十水心集二十九卷

編修朱筠家藏本 宋葉

適撰適有習學記言已著錄其文集之目見於陳振孫書錄  
解題趙希弁讀書附志者皆二十八卷又有拾遺一卷別集  
十六卷則獨載於書錄解題且稱淮東本無拾遺編次亦不  
同別集前九卷為制集進卷後六卷號外彙皆論時事末卷  
號總集專論買田贍兵讀書附志則但紀其集為門人趙汝  
鎰序刻而不詳具體例此本為明正統中處州推官蔡諒所  
編前有自識稱少讀適策場標準慕其文至括郡訪求八年  
得劄狀奏議等八百餘篇因哀輯彙次合為一編蓋已非宋  
本之舊惟趙汝鎰原序尚存然汝鎰實用編年之法諒不加  
深考以意排纂遂至盡失其原次其間如財總論田計諸篇  
多論時事當即別集佚篇不在原集二十八卷之內諒亦不

能辨別也適文章雄贍才氣奔逸在南渡卓然為一大宗其  
碑版之作簡質厚重尤可追配作者適當自然譬如人家觴  
容雖或金銀器照座然不免出於假借惟自家羅列者即僅  
甕缶瓦杯然都是自家物色其命意如此故能脫化町畦獨  
運杼柚韓愈所謂文必己出者殆於無忝吳子良荆溪林下  
偶談稱水心作汪勃墓誌有云佐佑執政共持國論執政乃  
秦檜同時者汪之孫綱不樂請改水心荅書不從會水心卒  
趙蹈中方刊文集未就門下有受汪囑者竟為除去佐佑執  
政四字今考集中汪勃誌文已改為居紀綱地共持國論則  
子良所紀為足信而適作文之不苟亦可以概見矣

所

黃震慈溪黃氏日抄六十八讀葉水心文集奏議淳熙上殿

別集

述舊公正

溫州

國

公

本

劉子天畧云恢復一大事而言者皆曰虜難攻當乘機不可  
動當待時夫機自我發非彼之乘時自我為何彼之待虜之  
難攻者豈真難而不可動者豈真不可正以我自有所難攻  
自有所不可蓋其難有四國是一也議論二也人才三也法  
度四也其不可有五兵以多而遂至於弱財以多而遂至於  
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凡五  
也若置而不論因而不改則我之難者真難矣虜豈復有易  
攻之機我之不可者真不可矣虜豈復有可動之時應詔條  
奏六事謂六事未善皆治國之意未明之故國勢也士也民  
也兵也財也紀綱法度也愚謹按上殿當孝宗臨御二十六  
年應詔當光宗受禪初年 辨兵部郎官朱元晦劄子此晦

翁為林栗所劾而水心辨之者按栗時為法從水心非言官  
又所學與晦翁不相下非平昔相黨友者一旦不思其誣出  
位抗言廷斥不少恕此當與汲長孺面責公孫張湯者同  
科嗚呼壯哉然晦翁初不以此重輕而水心則由此與之重  
矣 大學講義前後接續皆講禮器公蓋欲以禮為治者所  
講率明白而釋回增美質一語講之尤粹若曰私欲頗僻所  
謂回也禮與之周旋而同其作止使之陰自消弭如水之於  
水春風之被物所謂釋回也禮之所加猶玉之山龍其文猶  
素之藻績其章也豈不煥乎其愈明哉所謂增美質也辭雖  
不免於文而理則善矣至講下文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  
之有心也則謂禮之於人可學而至非如竹箭松柏之本有

而無待乎人愚意此公自有所見而經意未必然也松竹之有筠有心正以此君子之有禮豈顧二之而反謂其非如也哉然公之所以運連其講者實歸宿於末章欲稱財而為禮不雜於人欲之流放以禮從天下而帝王之統緒接也嗚呼後世之取財於民視古有十倍而用益不足民窮到骨骸尚愈甚此禮之不立而財愈多愈乏使然也公尚禮學而尤精究財賦本末欲起而救之至切也講義其微意所在乎表啟文平意順水心大手筆也四六語如此近世雕鏤自以為工者何如也卷六卷七皆古詩如超然北齊虎丘皆水心為浙西憲司幹官時作也記漢王新修學記歷叙江漢古今材質文有節奏可觀煙霏樓記公守新時所作寫景狀物佳

溫公祠堂記公生光州因以為名王聞詩守光改祠之而

水心為記謂公猶常人爾充實積久為宋元臣此最善言公

者醉樂亭記未及古今政教尤佳白石經藏記記少年

游歷可觀末以其成先志而記之亦得體龜山祠堂記楊

氏子孫贖宅太守余景瞻贖還之又修補其漏闕因以祠龜

山記文優綏而理趣高平陽縣代納坊場錢記知縣汪李

良以所沒造偽會田及廢寺田求提舉孟植上之朝求就場

縣用禾利補青冊錢許已記文載敗闕坊名錢之擾甚切

敬亭後記謂程氏誨學者先以敬為非當先復禮蓋水心之

學然也愚按乾瀉間正國家一昌明之會諸儒彬彬輩出而

說各不同晦翁本大學致知格物以極於治國平天下工夫

細密而象山斥其支離直謂即心是道陳同甫修皇帝王霸之學欲前承後續力拄乾坤成事業而不問純駁至陳傅良則又精史學欲專修漢唐制度吏治之功其餘亦各紛紛而大要不出此四者不歸朱則歸陸不陸則又二陳之歸雖精粗高下難一律齊而皆能自白其說皆足以使人易知獨水心混然於四者之間總言統緒病學者之言心而不及性則似不滿於陸又以功利之說為卑則似不滿於二陳至於朱則忘言焉水心豈欲集諸儒之大成者乎嘗畧窺其所指為統緒者似以禮為主故其言曰學必始於復禮禮復而敬立矣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若然則又似專言推行於文物制度之禮以防民之非者也

增一段

世數十大抵以筆勢縱放凌厲馳騁為極功風霆怒而江河流六驥調而八竒和春輝秋明而海澄嶽靜也公未嘗藻黻琢鏤以媚俗為意曾點之瑟方希化人之酒欲清又非以聲色臭味自怡悅也愚謂水心此言亦寫胸中之所自得者歟

增一段

○宗紀序謂佛學入中國其書具在有胡僧教以盡棄舊書不用畔佛之學而自為學倒佛之言而自為言皆自以為已即佛而甚者至以為過於佛也呂子陽老子說序謂每嘆六經孔孟舉世共習其魁俊偉特者乃或去為佛老莊列之說恠神靈霍相與眩亂甚至山棲絕俗木食澗飲以守其言異哉愚按此兩序識到理明尤水心文之絕特者可以成誦故表出之

墓誌銘樞密汪勃徽州人紹興二年登進士十三

○公曰學於也巳

年和親擇不與趙張同好惡者佐佑執政勃遂為監察御史其賢不肖可知也乃云為檜所忌欲蓋而彰矣然檜於一時同惡既借官爵啖之以盡其力位逼則斥去如奴隸勃之見忌亦非公由筆蓋紀實而是非自見者也汪綱汪統皆孫綱始求志於公云 處州陳葵字叔向魏蓋之教以盡棄所懷獨立於物之初忽大悟遂以師道歸蓋之反陋朱呂之學水心辨以一造而盡獲莊佛氏之長也語簡而精然猶委曲其文曰昔孔子稱憤啟排發舉一而返三而孟子亦言充其四端至於能保四海往往牽借而所指亦近於今世之所謂悟者愚謂待其憤而後啟之待其排而後發之舉一返三使以類推此孔子欲學者自盡其力而不徒師之恃耳非悟也

充其四端至於能保四海此修身以至平天下堯舜三代已試之效具在皆實理也非悟也 胡崇禮石樽餘姚人尚書名沂之子拱之弟衛衍其二子也誌云初朱元晦呂伯恭以道學教閩浙士有陸子靜後出號稱徑要簡捷諸生或立語已感動悟人以故越人為其學尤眾兩併笠夜續燈聚崇禮之家皆澄坐內觀蓋譏之尤深也然亦工矣 平陽林善補及第葬其母陳氏益亭山為光孝寺冒爭踰二年乃克葬水心誌云嗚呼有是哉夫貲不足以買山而葬於官荒之山此譽士之窮王政所必矜也遁耕織之勞而欲擅山海之富此異端之橫王法所必誅也銘曰徂徠躬耕葬百喪使皆如此訟何當藁裡而揜孰在亡夫人之歸天與罔愚按水心此筆



氣直語壯愧死當時符移紛紛之有司矣 水心能力排老  
莊正矣乃併譏程伊川則異論也能力主恢復正矣乃反斥  
張魏公則大言也能力詆本朝兵財靡弊天下以至於弱正  
矣乃欲割兩淮江南荆湖棄諸人以免養兵獨以兩浙為守  
又欲抑三等戶代兵茲又靡弊削弱之尤者也水心之見極  
於世者獨其銘誌序跋筆力橫肆爾近世自號得水心文法  
者乃以陰寓譏罵為能愚觀水心文雖間譏罵實皆顯白如  
曰旁縣田一頃蛙鳴聒他姓此顯斥翁靈舒廢家業而工晚  
唐詩直以為世戒非陰寓也如曰蛛絲委架詩書愠鷺羽空  
波齒蓄愁此明言陳益謙不讀書而冒儒衣冠不得已為作  
詩非陰寓也如曰丁村未嘗有此其村民不學而崛起未可

本

知惟數花鬚嗅松葉世傳狀鮑清卿為猴精此為譏諷然他  
日誌其妻劉氏直舉龐蘊夫婦棄家學佛至賣渡籬此其偏  
好自有取輕者終篇述其治行甚褒瑕瑜不相掩也借曰水  
心時一以文為譏可盡以例其餘耶學之者不于其橫肆而  
獨于其戲者耶嗚呼水心之信世也僅此而善公善且固在也

案永嘉之學與洛閩同源異委水心之譏伊川亦如  
東坡象山諸人意見偶殊無害其學也至張魏公先  
附汪黃後主恢復富平之敗喪師感國豈無可議者  
宋人以南軒講學朱子又作魏公行狀之故遂不敢  
斥其罪本偏袒之見東發之學尚非姊妹暖暖依附  
門戶者亦為比黨同之論何也至水心之欲分兩淮

江南荆湖為四鎮以駐劄兵委之財賦皆得自用蓋  
欲重方鎮之權以救宋之弱未嘗非識時務之言東  
發乃謂水心欲割四鎮棄諸人母乃欲文致其罪乎

本

吳子良林下偶談二水心少與陳龍川游龍川才高而學未  
粹氣豪而心未平水心每以為然也作抱膝軒詩錫誚規責  
切中其病是時水心初起而龍川已有盛名龍川雖不樂亦  
不怒垂死猶托銘於水心曰銘或不信吾當虛空中與子辯  
故水心祭龍川文云子不余謬懸俾余銘且曰必信視我如  
生疇昔之言余豈敢苟哀哉此酒能復飲否水心既嘗為銘  
而病耗失之後乃為集序精峭卓特歎其才不為世所知世  
所知者科目耳又謂同甫之學惟東萊知之晦菴不予又不  
能奪而予猶不曉皆所謂必信者後諸子再求銘水心遂以  
陳同甫王道甫合為一銘蓋用太史公老子韓非及魯連鄒  
陽同傳之意老子非韓非之比然異端著書則同魯連非鄒

陽之比然慷慨言事則同陳同甫之視王道甫雖有高下而  
有志復讐不畏權倖則同其言大義大慮大節以為春秋戰  
國之材無是稱揚同父至矣末後微寓抑揚其論尤正又與  
昌黎評柳子厚略相類水心於龍川自少至老自生至死只  
守一說而後輩不知本末或以為疑此要當為知者道也  
水心於歐公四六暗誦如流而所作亦甚似之顧其簡淡朴  
素無一毫嫵媚之態行於自然無用事用句之癖尤世俗所  
難識也 水心送王成叟姪云林黃橘柚重渚白蒹葭輕意  
含蓄而語不費 水心作汪參政勃墓誌有云佐右執政共  
持國論執政蓋與秦檜同時者也汪之孫浙東憲綱不樂請  
改水心荅云凡秦檜時執政某未有言其善者獨以先正厚

德故勉為此自謂已極稱揚不知盛意猶未足也汪請益力  
終不從未幾水心死趙蹈中方刊文集未就門下有受汪囑  
者竟為除去佐佑執政四字解本亦除之非水心意也水心  
荅書惜不見集中 水心為篋窻集序末云趨捨一心之信  
否藏百世之公此二句最有味學文者宜思焉 自古文字  
如韓歐蘇猶間有無益之言如說酒說婦人或諧謔之類惟  
水心篇篇法言句句莊語 水心文本用編年法自淳熙後  
道學興廢立君用兵始末國勢汗隆君子小人離合消長歷  
歷可見後之為史者當資焉 三水心與篋窻論文至夜半  
曰四十年前曾與呂丈說呂丈東萊也因問篋窻某文如何  
時案上置牡丹數瓶篋窻曰譬如牡丹花他人只一種先

生能數十百種蓋極文章之變者水心曰此安敢當但譬之  
 人家觴客或雖金銀器照座然不免出於假借自家羅列僅  
 甕缶瓦盃然却是自家物色水心蓋謂不蹈襲前人耳甕瓦  
 雖謙辭不蹈襲則實語也 四時異景萬卉殊態乃見化工  
 之妙肥脊各稱妍淡曲盡乃見畫工之妙水心為諸人墓誌  
 廊廟者赫奕州縣者艱勤經行者粹醅辭華者秀穎馳騁者  
 奇崛隱遯者幽深抑鬱者悲愴隨其資質與之形貌可以見  
 文章之妙 詩銘之工者昌黎六一水心為最 四水心詩  
 蚤已精嚴晚尤高遠古調好為七言八句語不多而味甚長  
 其間與少陵爭衡者非一而義理尤過之難以全篇舉姑  
 舉其近體成聯者花傳春色枝枝到雨遶秋聲點點分案蔡編水

此詩後  
 中  
 姓  
 卷  
 中  
 第  
 一  
 名

心集佚 此分量不同周匝無際也江當濶處水新漲春到極  
 頭花倍添案此詩亦佚 此地位已到功力倍進也萬草有情風暖  
 後一節無伴月明邊案丁少明挽詩 此惠和夷清氣象也包容花竹  
 春留巷謝遺蒲荷雪滿涯案題王叔範自耕園 此陽舒陰慘規模也隔  
 垣孤響度別井暗泉通案贈蔡茂才與歐陽永務 此感通處無限斷也舉  
 世聲中動浮生昏帶來案贈聽琴 此真實處非安排也峙巖  
 橋畔船辭柁冷水觀邊花發枝案陳待制挽詞 此往而復來也有鬼  
 有女後應好同穴同時今奈何案此詩亦佚 此哀而不傷也此日  
 深探應徹底他時直上自摩空案贈尉 此高下本一體特有等  
 級也著蔡義前識蕭韶舜後音案此詩亦佚 此古今同一機初無  
 起止也所謂關於義理者如此雖少陵未必能追攀至於因

上岩堯覽吳越遂從開闢數義皇

案次韻俞叔寄九日

此等境界此等

襟度想像無窮極則惟于美能之他如驛梅吹凍葉枯雨送

春聲綠圍齊長柳紅糝半合桃

案此二詩並佚

聽雞催謁駕立馬待

紬書

案何參政批詞

野影晨迷樹天文夜照城

案贈高竹友外姪

曠書天象

切浴硯海光

翻書沈氏

地深湘渚浪天遠桂陽城

案送周子靖

置

杜集中何以別乃若遠臘冰千筋旬春柳一絲

案此詩亦佚

燐迷

王弼宅蒿長孟郊墳

案薛子舒墓

帆色掛曉月艣音穿夕煙

案送鄧諫

從制

門邀百客醉囊諱一金存

案趙清叔批詞

難招古渡外空老夕

陽濱案林處士挽詞又特其細者

水心之門趙師秀紫芝徐照道

暉璣致中翁卷靈舒工為唐律專以賈島姚合劉得仁為法

其徒尊為四靈翕然倣之有八俊之目水心廣納後輩頗加

稱獎其詳見徐道暉墓誌而末乃云尚以年不及乎開元元

和之盛而君既死蓋雖不沒其所長而亦終不滿也後為王

木叔詩序謂木叔不喜唐詩聞者皆以為疑夫爭妍鬪巧極

外物之意態唐人所長也及要其終不足以定其志之所守

唐人所短也木叔之評其可忽諸又跋劉潛夫詩卷謂謝顯

道稱不如流連光景之詩此論既行而詩因以廢矣潛夫能

以謝公所薄者自鑒而進於古人不已參雅頌軼風騷可也

何必四靈哉此跋既出為唐律者頗怨而後人不知反以為

水心崇向晚唐者誤也水心稱當時詩人可以獨步者李季

章趙蹈中耳近時學者歌艷四靈剽竊模倣愈陋愈下可歎

也哉

澗泉日記下葉正則文字不苟作所惜削絕刻墨尚露爾要  
是究見根抵用意至到

本

空五引

陳昉潁川語小下邵氏聞見錄有巨羅不知何物攷證索巨羅酒器也

見北史祖珽傳又李白詩岑參詩此似未考葉文定公端午詩云立瓶巨羅銀價

踴詒讓案此詩見水心集六題作承嘉端午行水心謚宋史本傳作忠定東顧詩集二作文定以此證之則宋史誤也

是直以沙羅為巨羅沙羅者今之盥古之洗也當俟博古者

瑞安葉文定公族本龍泉凡公所題皆曰龍泉葉某後居永

嘉水心寺側水心寺也趙蹈中序公遺文直目為水心集

別集

述舊錄正

當為公辨之

無名氏愛曰為朱文公二水心集刊正字卷卷云云  
此亦於世也。謝士泰之祠記曰四正世業正則年  
何如

劉堽隱居通議一水心文集中稱朱文公或曰新次先生朱  
公或曰朱公元晦又嘗騰章為文公力辨林黃中之劾其於  
陳止齋呂東萊亦屢稱之獨不及於象山心嘗疑焉以為此  
時號為儒宗者有四曰朱張呂陸何獨見遺惟於胡崇禮墓  
誌中一寓其辭曰朱元晦呂伯恭以道學教閩浙士有陸子  
靜後出號稱徑要簡捷諸生或立語已感動悟入矣以故越  
人為其學尤眾而併笠夜續燈聚崇禮之家皆徵坐內觀以  
上皆水心語然無靳辭似亦有取於陸者特謂之後出則非  
嘗觀象山與晦菴往來書俱各稱兄及勉東萊勿於喪服中  
聚徒講授書中言詞峻切止如平交陳止齋專書致幣於象  
山勤矣而回書亦惟稱止齋曰兄止齋之於水心蓋前輩也

象山視如平交則不得謂之後出矣水心輕視竊未所諭  
 水心公志陳叔向之墓有曰君既與魏蓋之游每恨志慮昏  
 而無所明記憶煩而不足賴蓋之因教以盡棄所懷獨立於  
 物之初未久忽大悟洪纖大小高下曲直皆彷彿若有見焉  
 自是以斯道歸蓋之且疑呂伯恭讀書徒多朱元晦修方不  
 療時呂公已下世矣朱公雖論未合然重其謹直無隱士有  
 比君所者必使往從之曰可以寡過也昔孔子稱憤悱啟發  
 舉一反三而孟子亦言充其四端至於能保四海往往近於  
 合之所謂悟者然仁必有方道必有等未有一造而盡獲也  
 一造而盡獲莊佛氏之妄也叔向悟包蒙之桔游於廣大而  
 常自言用功蓋難進道逾遠古人今人皆未可輕議其厲志

勇猛蓋不以悟自足也而蓋之不然獨守其悟而可聖之戶  
 庭虛矣然則叔向之所以冀於其師者蓋之未暇詳也以上  
 皆志中語予嘗記乾淳間有魏扶之者嘗以直諫膺主眷而  
 未知蓋之名諱爵里與夫所學傳承也夫以悟為則固未足  
 以盡道然誠妙悟則亦幾於見道矣朗徹澄瑩纖翳不留高  
 出萬象之表與太初鄰其視蘊頭故紙迷溺訓詁而卒無益  
 於自得者不差勝乎水心之論雖有抑揚顧窺其微旨則亦  
 有取豈非泥於時好艱於顯露亦正言似反者歟不然則讀  
 書徒多脩方不療二語正當斥絕豈空表而出之邪或謂此  
 語蓋有激而云然亦至論

心之論

水心作宗記序述永嘉鮑瑩刪擇禪宗要語定著

業陳氏蓋溺於心學者故水心譏劉氏論學亦喜象山故不以水



百篇有曰予嘗問塾儒之於佛强者慍弱者眩皆莫之晚子以何道知之塾曰無道也悟而已矣其為是宗者亦曰無道也悟而已矣予聞而逾悲夫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故曰亦可以弗畔矣夫今悟而遂畔之庸知非迷之大乎雖然考之於其書則信悟矣觀此序則水心固未嘗以佛家之悟為是也徐侍郎諱誼字子宜乾道進士由池州教授教歷清要歷事孝光宣三宗入為刑部侍郎出為寶謨閣待制江淮制置使移鎮隆興府而卒中忤韓侂胄貶南安軍移袁婺州流落十年而後得釋水心志其墓有曰諸儒雖爭為性命之學然而固滯於語言播流於篇末多芒昧影響而已及公以悟為宗懸解昭徹近取日用之內為學者開示脩證所緣至於形

廢心死神視氣動聽如靜中震霆冥外朗日無不泯然自以為有得也參玩茲語似亦近禪而當時諸儒學術亦因可見徐公卒於嘉定初元時閩浙諸老存者寡矣越之新昌黃仲山名仁靜有子名度登朝顯宦累封仲山至朝奉大夫賜服金紫年八十七開禧元年八月卒自言見性命真處如水中鹽味非無如有其說深矣嘗與陳君舉傅良縱論夜分君舉名善辨不能窮詰曰此非師授而得也病中嘗曰除世俗塵事易除心中情想難吾用力於此久矣然葉脫枝生不知其幾今真斷矣故樂也臨絕視度而笑度指其心曰得非能於此洞然乎公應曰然遂歿以上載水心志中詳其為人豈亦融會儒釋之學者乎水心論佛學云余在荊州無吏責

讀浮屠書盡數千世

其義類麤若該涉夫西戎僻阻無有

本

忠信禮義之教彼浮屠者直以人身喜怒哀樂之間披析解  
剝別其真妄究其始終為聖狂賢不肖之分蓋世外奇偉廣  
博之論也與中國之學較然殊異豈可同哉世儒不知淺深  
猥欲強為攘斥其於道鮮矣蜀人范東叔自云在學省時晨  
朝必誦楞嚴陳君舉與鄰省問念佛者誰東叔拱而後對君  
舉戲曰吾以為老兵所課爾東叔言誦此書三十年矣予問  
東叔楞嚴要義安在東叔沈思久之曰如雞候鳴顧瞻東方  
已有精色此是逼撲到緊切處也余聞而歎息夫不讀者固  
不能知而讀者知之止於如是以上皆水心先生語味其旨  
若新之者又嘗稱天台端信師兼習諸宗性義融徹詞辨遠

起援據今古中其機要咸曰信書厨不可與爭也闔戶長年  
人莫識面惟教其徒令遠趨西方空寂以此自終予每病學  
佛者徒守一悟而不知悟本或外示超俗而實墮俗紛若師  
庶幾免矣觀此論則先生所指悟本者未知所在 二初周  
恭叔首聞程呂氏微言放新經黜舊疏挈其傳倫退而自求  
是千載之已絕霍然如醉忽醒夢方覺也頗益衰歇而鄭景  
望出明見天理身暢氣怡篤信固守言與行應而後知今人  
之心可印於古人之心故永嘉之學必兢省以禦物欲者周  
作於前鄭承於後也薛士龍奮發昭曠獨究體統帝王遠大  
之制叔末寡陋之術不隨毀譽必據故實如有用我療復之  
方安在至陳君舉

稍密氏病某政國厭某法銖稱鎰數

各到根穴而後知。之治可措於今人之治矣。故永嘉之學必彌綸以通世變。古薛經其始，陳緯其終也。四人鄉之哲人也。此葉氏所著溫州學記之說。予按水心公志止齋墓有云：從公四十年，似有師弟子之分矣。而每字之薛尤前輩止齋所師，而亦字之未嘗曰先生也。然水心行狀止云：少詣呂太史，不言止齋。豈於止齋惟平交歟？計其行輩，即止齋實先達矣。永嘉有言洛學起而文字壞，此語當有為而發聞之。雲卧吳先生曰：近時水心一家欲合周程歐蘇之裂。後邨集中有云：予少時讀龍泉所作陳仲石志，高雅如檀弓穀梁條，譬如荀卿。予至今猶不忘憶。昔嘗與雲奮趙史君論水心文字，止取其銘之佳，而未及其志也。後邨翁推尊極至，念不

可泯，因錄于此。

此集十二文繁不錄

識者更共評如何，然不

讀志亦不知銘之妙。

昔開慶己未歲嘗選取水心文之絕

出者，手鈔成帙，以備觀覽。時年甫二十耳，智識未到，而輕于去取，嘗疑必謬。今者任閔五載，不讀此文久矣。歸來暇日，重閱全集，欲採所遺，而亦無逾于前所選。豈七十八翁知識不加于二十時耶？因記雲奮趙史君曾與余論筆法，引水心公所序徐致中語，極有味。余乃遺之。今日因見即八法結構之論也。謾錄于後。蓋雲奮翁亦喜讀水心文者。俊穎超卓，廣記博辨，當劇談快意時，輒索予同聲背誦。晉元帝廟記、司馬溫公祠堂記、陳同甫王、之甫周子及徐靈開等諸志銘，抱膝齋詩、朱孃曲諸篇，以。之。隱久無是契，今之友朋會是意者寡。

矣舊集蓄藏歲久溼漏腐壞懼成灰塵故亟鈔而存之延祐  
丁巳四月三日送徐致中序曰徐致中在二陵得單秉文筆

法以自書論語大學諸篇遺子予得之驚喜

為作詩云歐虞兼褚薛字遠筆為塵今日親來翰如親見古

人盡歸嚴號令富有法精神版荒唐久過看走四鄰然致

中書暴進而予素不知書恐見者悔遂不敢出此因其赴

龍谿丞設書以列致中云今人字不用法隨帖摹寫止取形

似雖有巧拙豈足評論予問當用何法致中言王逸少則不

可知凡書皆一法如匠造屋主人位置裝折不同木之分寸

必應絕墨故分為點畫合而為字無妄施者致中所謂如此

當逐名家更須歸日驗之○案此序劉氏全錄其文而於此

水心集不載今亦附錄之以補黎本之闕

十九嘗記水心先生文中有曰猪苓

桔梗時而為帝無不按節赴之或者疑其自作論不知出南

華經徐無鬼篇其言曰藥也其實莖也桔梗也鷄靡也豕零

也是時為帝者也何可勝言郭象曰當其所須則無賤非其

時則無貴貴賤有時誰能常也此論大抵喻人無貴以觀所

遇之時何如故用則為虎不用則為鼠○谷謂可貴一財皆

此意也

述

梅磧詩話上吾鄉地瀕具區故郡以湖名葉水心為趙守希  
蒼作勝賞樓記有四水會於雲溪鏡波藍浪等語

卷五

溫

湖

水

本

案水心葉文宣公雄文博辯為永嘉諸儒之冠同時

吳荆谿韓潤泉真西山黃東發劉景諸人文心推許無異詞

至於碑版之文照耀一世无幾與韓歐埒今所傳

集雖非完帙然鴻篇巨製猶見梗概誌狀百五十

餘篇居全集三分之一葉文宣公集多足與史傳相

參證其為温州人作者則有陳少南飛鵬何商霖傳

陳仲石巖周仲中馮陳彥羣雅宗巖老鄭仲

酉垂彭子復剛邵漁有沈元誠任宋邵衍孟黃聖

與正為誠之忱葉題之光祖水心文宣公集

清卿滿陳君華林正仲王興三蔡直五

道暉正王立之王立之王立之王立之王立之

水心

水心

水心

什可

道暉

清卿

與

陳

陳

陳

陳

陳

陳

陳

陳

陳

陳

陳

陳

陳

陳

陳

陳

陳

陳

陳

陳

陳



標曰奏議而表則與啟自為一類見下騰當與表同  
○黎所見別集亦非全本內財計下外論三外論四  
三篇並有目無文 淳熙上殿劄子 黎本亦第一卷  
余所藏別集有

宗皇帝劄子日抄所載與別集十五合○ 應詔條  
別集惟此篇及應詔條奏六事與正集複 又上執  
奏六事 黎本亦第一卷第二題曰上光宗

政薦士 黎本士下有書字編入 辯兵部郎官朱元  
弟二十七卷書政類中

晦劄子 黎本劄子作狀編 淮西論鐵錢五事 黎本  
弟二卷第五

有狀字 黎本弟 嘉泰上殿三劄 黎本第一卷第三弟  
二卷第六

皇帝劄子下注 開禧上殿劄 黎本第一卷第六弟  
云嘉泰三年 黎本第八題曰上寧宗

皇帝劄子下注 安集兩淮申省狀 黎本第一卷  
云開禧二年 黎本第一

田畫一申省狀 黎本佚 續陳堡塢利害狀 黎本弟  
二題曰定山瓜步 黎本佚

石跋三堡塢狀 大學講義 黎本佚 黎本弟  
黎本佚 黎本弟

子集編為後集總名曰水心文集今所行二十九卷  
本每卷首行水心先注文集卷若干下皆有前集二

字而後集則未之見疑當時未付刊矣所云經史子  
集當即別集易書詩春秋管子老子孔子家語莊子

揚雄太玄左氏春秋戰國策史記三國志五代史諸  
篇大學亦經也疑黎氏改編入後集故正集佚之耳

然以黃氏所錄觀之則水心生平學 表啟 黎本表  
術大畧於此可見其不傳也惜哉 卷六卷七皆古

卷與狀為一類政則與書為一類列 漢陽新修學記  
在弟廿七卷凡書十二篇政十篇 古

詩 黎本卷六古詩七十七篇卷七古詩七十一篇五  
言律詩九十五篇卷八七言律詩五十五篇七言

絕句七 記 黎本卷九卷十卷十一 漢陽新修學記  
十九篇 黎本卷九卷十卷十一

黎本第九卷第三 烟霏樓記 黎本第五 溫公祠  
陽下原有軍字

堂記 黎本第七 樂清三賢祠 黎本樂清縣學三賢  
卷第七

醉樂亭記 黎本第十一 石洞書院記 黎本第十四  
卷第十一

千佛閣記 黎本第九卷第五上 白石經藏記 黎  
有溫州開元寺五字

別集



弟九卷第一上 龜山祠堂記黎本第十卷第一山  
有淨慧寺三字

平陽縣代納坊場錢記黎本第十卷第六 敬亭後記黎本

第十卷 上蔡祠堂記黎本第十卷第九 北村記黎本第十二 瑞安修

學記黎本第十卷第九 風雲堂黎本風雲堂記 温州

書房記黎本第十五 郭氏種德庵記黎本第十一 溫州社

修學記黎本第十卷第十 紹興諸暨二莊黎本新

置二莊黎本第十一 季子廟記黎本第十一 南安三先

稷記黎本第十一 宜興修學記黎本第十一卷第十 寶婺

生祠堂記黎本第十一卷第八 台州三先生祠堂記

觀黎本第十一卷第十一 連州開楞伽峽記黎本第十一

本

湖州勝賞樓黎本湖州勝賞樓 序黎本卷十四 凡

石庵蔡瑞藏書黎本石庵藏書目 陰陽精義序

黎本卷十二 紀年備遺黎本卷十二 徐致中論

書法黎本佚此篇劉堽隱通議卷十七載水心送

善當鈔黎本佚此篇即此水心佚文惟此篇首尾完

本以補其闕 吳巖集序黎本卷十二 周會卿詩序

黎本卷十二 松廬集序黎本卷十二 歸愚翁文集序

卷本十二 翁靈舒詩集序黎本卷十二 黃文叔周

周南仲後序黎本卷十二 法明寺教藏記黎本卷十二

禮序黎本卷十二 宗紀序黎本卷十二 呂子陽老子說序黎本

誤編八卷九卷第十卷第十一卷第十二卷第十三卷第十四卷第十五卷第十六卷第十七卷第十八卷第十九卷第二十卷第二十一卷第二十二卷第二十三卷第二十四卷第二十五卷第二十六卷第二十七卷第二十八卷第二十九卷第三十卷第三十一卷第三十二卷第三十三卷第三十四卷第三十五卷第三十六卷第三十七卷第三十八卷第三十九卷第四十卷第四十一卷第四十二卷第四十三卷第四十四卷第四十五卷第四十六卷第四十七卷第四十八卷第四十九卷第五十卷第五十一卷第五十二卷第五十三卷第五十四卷第五十五卷第五十六卷第五十七卷第五十八卷第五十九卷第六十卷第六十一卷第六十二卷第六十三卷第六十四卷第六十五卷第六十六卷第六十七卷第六十八卷第六十九卷第七十卷第七十一卷第七十二卷第七十三卷第七十四卷第七十五卷第七十六卷第七十七卷第七十八卷第七十九卷第八十卷第八十一卷第八十二卷第八十三卷第八十四卷第八十五卷第八十六卷第八十七卷第八十八卷第八十九卷第九十卷第九十一卷第九十二卷第九十三卷第九十四卷第九十五卷第九十六卷第九十七卷第九十八卷第九十九卷第一百卷

二十九尚書下 題跋 黎本編八二十九卷統 題

當有奏議二字 題跋 黎本編八二十九卷統 題

畫婆須密女 黎本二十九卷 河豚雖毒而人能啖之 題

歐公書梅聖俞河豚詩後語 黎本二十九卷 弟十黃

氏摘錄日抄舊本與題畫婆須密女誤合為一條

石月硯屏 黎本二十九卷 弟二十三 戴尚望病詣王

大受 此題拙齋詩稿語 黎本二十九卷 弟二十四 番彦庶輕部魁子學

黎本題滿彦庶羣書 題劉潛夫南嶽詩 黎本二十九卷 弟四

辯正二十九卷 弟二 題周簡之文 黎本二十九卷 弟四 題

十四詩下 義役 黎本二十九卷 弟五 祭文 黎本二十九卷 弟五 祭

之松山上之苗 此祭韓子師尚書文語 鬢鬢 此祭

叔秘盛文末二字 黎本二十九卷 弟六 墓誌 黎本二十九卷 弟六

皆五十誌銘共 徐誼待制 府徐公墓誌 黎本二十九卷 弟六

弟三 蔡元勝 黎本二十九卷 弟七 閣墓誌 陳傅良墓誌 黎本

閣待制 中書舍人 陳公 著作正字 二劉公墓誌 黎本

墓誌 黎本二十九卷 弟三 寶謨 劉公穎 黎本二十九卷 弟三

卷本九 曾侍郎 漸 黎本二十九卷 弟三 夫尚書工部侍郎

薛待制 弼 黎本二十九卷 弟三 夫尚書工部侍郎 黃尚書度

黎本故禮部尚書 龍圖閣學士 陳謙 黎本二十九卷 弟三

士黃公墓誌 黎本二十九卷 弟六 陳謙 黎本二十九卷 弟三

興國宮陳公墓誌 祭酒 李祥 黎本二十九卷 弟三 黎本二十九卷 弟三

銘二十四 陳同甫王道甫墓誌 黎本二十九卷 弟七 趙

彥楠 黎本二十九卷 弟四 蔡行之 黎本二十九卷 弟四 蔡

朝議大夫 秘書少監 王公 蔡行之 黎本二十九卷 弟四 蔡

墓誌 黎本二十九卷 弟八 蔡行之 黎本二十九卷 弟四 蔡

十三卷 趙師 黎本二十九卷 弟八 蔡行之 黎本二十九卷 弟四 蔡



公誌

公墓誌銘二十二卷第五孟唐氏黎本王太孺人

第十卷史漸進翁黎本史進翁墓誌長潭王公誌

第六卷黎本二十三卷第五誌陳少南黎本陳少南墓誌

崇國趙公不息行狀黎本行狀編在二十六卷與

行狀三篇議議四篇銘八篇青詞六篇疏文十五篇

國趙公行狀張季樗狀張中散大夫提舉武

卷弟一右黃氏所摘目凡一百二十五篇蓋皆為奏

議表啟次為詩又次為記序題跋祭文而以墓誌銘

行狀殿焉皆淮東本水心集原本也次今黎本文尚存

四百七十六篇黃氏所摘雖不足考其全然其略亦

可見矣

本

郎陳景思黎本朝請大夫主管沖佑觀煥章閣侍郎陳公墓誌銘十八卷第六 吳興

李泱黎本太府少卿福建運判直實 臨海周子及

黎本國子監主簿周公 處州陳葵黎本陳叔向墓誌銘十九卷第一

四 黃當黎本黃子耕墓誌銘十七卷第五 劉子怡黎本劉子怡墓誌銘

龐蘊夫婦破家從禪此劉夫人墓誌銘十七卷第五 周南仲

黎本文林郎前祕書省正字 胡崇禮黎本胡崇禮墓誌銘十七卷第五

周君墓誌銘二十卷第一 徐文淵黎本徐文淵墓誌銘

十一 虞夫人黎本虞夫人墓誌銘二十卷第五 徐文淵黎本徐文淵墓誌銘

卷銘二十 平陽林善補及第葬其母陳氏黎本陳林氏墓誌銘二 楊愿黎本資政殿學士參政樞密楊愿墓誌銘二十三卷第十二

鄭景元黎本鄭景元墓誌銘二十一卷第十 陳民表黎本陳民表墓誌銘二十

五卷 孟猷良甫孟導達甫皆從水心黎本故運副孟龍圖侍郎孟

水心先生別集

十六卷 通卷九卷外葉六卷後總一卷 直齋書錄解題

存 延平稿藏 抄本同 在辛未刻本

淳熙己巳余將自姑蘇入都私念明天子方早夜求治而今  
日之治其條目纖悉至多非言之盡不能知非知之盡不能  
行也萬一由此備下列於朝恐或有所問質輒藁屬四十餘  
篇既而獲對孝宗至光宗初又應詔條六事然無復詰難遂  
匿藏不出矣慶元己未始得異疾六年不自分死生筆墨之  
道廢嘉泰甲子若稍蘇而未愈也取而讀之恍然不啻如隔  
世事嗟乎余既沉痾且老不勝先人之喪懼即殞滅而此書  
雖與一世之論絕異然其上考前世興壞之變接乎今日利

別集

述舊金正

害之實未嘗特立意見創為新說也惜其粗有益於治道因稍比次而繫以二疏於後他日以授宋寔馬十月日龍泉葉

適外稿自跋

直齋書錄解題十八水心集二十八卷拾遺一卷別集十六卷吏部侍郎永嘉葉適正則撰准東本無拾遺編次亦不同外集者前九卷為制科進卷後六卷號外彙皆論時事末卷號後總專論買田贍兵

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三十一水心先生別集十六卷抄本

從子謙姪藏舊抄本影寫宋葉適撰適有水心文集二十八卷拾遺

卷別集十六卷俱著錄直齋書錄解題此即別集十六卷也陳振孫曰別集前九卷為制科進卷後六卷號外彙此論時

事末卷號後總專論買田贍兵均與此合其為原本無疑明正統中處州推官黎諒重編適集二十九卷今世行本是也其自識曰嘗求全書竟不可得又曰訪求遺本無有存者原集之佚久矣更四百年原本復出豈書之顯晦有時耶抑適之精靈實有以呵護之也

慈溪黃氏日抄六十八水心外集治勢三篇謂人主當以身為天下之勢而後世之勢在外戚在權臣在宦或匹夫士卒其勢無所不在若西晉傾覆特起於公卿子弟里巷書生游談聚話沉湎淫佚而已我祖宗之為天下其要在使無女寵無宦官無外戚無權臣無姦臣隨其萌蘖尋即除治所以致精康之變者五患有其四焉耳非前日所憂之西北二寇蓋

天下之勢在內而不在外也。今天下之勢因治久忘戰而女  
真自恣天子方御征伐又十餘年天下治習兵革散戰而天  
子已厭武紹興之末青鄆寔宋之間豪傑響應或號三十萬  
而天下終以不振習安難變乃其勢然今天下之士惟以利  
樂行者乃或叩閤言邊而明見利害之人則皆深念根本然  
則天下之勢固不可使之盡變也。愚按此論平實而意若陰  
不滿於陳同甫諸人。國本三篇國本者祖宗所以立國之  
意也。我朝大意有二曰隆禮以御其臣恤刑以愛其民也。真  
宗仁宗以來大臣將去為之遷官加賜神宗嘗欲汰其  
不思始蓋宮觀廩粟章子厚嘗欲興劉摯之獄而哲宗不從  
蔡京又欲殺天下士而徽宗不聽紹興初誤聽宰相誅諫官

二人尋下詔謝天下故姦臣不得借殺士以為資今世之用  
刑比漢唐為輕今世之民自得罪者無幾而坐茶鹽田  
役稅賦者十六七比三代則為重然三代肉刑殘壞至  
身亦已甚矣後世制刑雖三代不能及此二事天下安之久  
矣不顧而變安危必自此始。愚按此深識我朝立國之意者  
也。我朝立國以仁盡去秦漢後不道之事而此二事為著  
民事三篇謂今授田之制亡而猶歲以具文勸農何也有民  
必使之闢地今吳越民多而地不足相搏取為衣食荆生古  
繁實孫劉所資以爭天下更唐五代不復振今荒墟無聚落  
分吳越以實荆楚當今急務也。儒者欲復井田既時異不可  
行而俗吏抑兼并之說則人主既未能自養小民富人者小

民所賴不可豫置疾惡破壞之也隨時立制使無甚富甚貧其庶乎愚按此諳練之說也特未知所以立制者何如而可無甚富甚貧耳或者董仲舒限田之說乎 財計三篇謂理財與聚斂異今言理財者聚斂而已故君子避理財之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自古聖賢無不理財必也如父共子之財而權天下之有餘不足可也奈何君子不理而諉之小人哉自楮弊行而錢隱物窮設法以消天下之利莫甚於此官兵吏之冗食者多而不知退考其原如富人用侈而費田爵為寶器以充之不竭盡不以愚按此天下之名言而冗費不止官兵吏三者而已也所謂泉府以居公法恐又言禮太過 官法二篇謂漢宣帝號責實而徒課細碎為失守今治

不過若漢宣帝且舉以羣臣百僚為不足用而上自用也謂冗官如魏晉自文武分而昔之侍衛用文者今武士官自專之自官吏分而昔之所辟曹掾今吏胥專之此選舉其以官猥多也謂患其冗者抑之以法此當甄別使賢者能者堪之奈何操利天下之權而反以抑也愚按三說皆考訂之言但力辨古人非事簡而力言古人之事為多亦似信周禮太過竊意古人不過教民自為生養若盡如周禮期會恐奔走無虛日民不聊生兵權二篇謂兵必用詐自孫武軍闔閭嘗入楚暴師不返嘗言越不足慮卒敗檣李武之術無救人國家今其氣焰興起若將與聖賢並稱而右科武學又使之讀誦其書是徒以不仁之心相授况今淮以北皆吾



孫子兵法下用以上

此篇之義理與孫子

可謂之善矣

本

之民方當流涕以對之尚安用武之術數十年來天下士好  
 奇言而言兵者尤奇皆中一時之欲而不顧天下之利害必  
 也貫言乎不多殺邦本不搖無暴征橫斂而將得人則兵可  
 用愚謂言兵若此斯儒者矣視老泉輩平生師孫子之學霄  
 壤矣考林周禮謂周禮之書一用而反至於亂者古者天子自  
 治止一國又有聖賢為之臣久於官而不去其為地狹為民  
 寡治之者衆行之以誠故其制纖密無不盡今也包夷貊之  
 外以為域事雖毫髮一自上出能器令員不得搖手無聖賢  
 為之臣不久於其官而又有苟簡詐偽之心乃欲靡密無不  
 盡以求合周禮此人情不安而至於亂也愚按周之建官備  
 於尚書周官一篇各率其屬聽之六卿而為君之要在六卿

得人而止其詳則自孟子時已不得聞矣必如今周禮所載  
 六鄉六遂之地能幾何而可養官司胥徒二三萬東西胥會  
 朝夕讀法民且奔走不暇而何所措手足此書出於王莽用  
 於王安石皆亂天下恐不可以其名列於經而盡信其書必  
 古書也亦不過周官一篇注疏耳大訓何在而名經耶雖然  
 歸之世變而謂周禮不可行於後世此則善為周禮解朝蓋  
 未有過水心者也 管子謂王政之壞始於管仲而成於鞅  
 斯若桑弘羊之於漢又管仲商鞅所不思為至唐之衰取民  
 無所不盡又有弘羊所不屑為壞之也非一人之力則復之  
 也必非一人之功聖人不千歲而一起聖人不繼世而皆遇  
 故夫陋俗之與論王政終不合矣其言哀痛切至嗚呼悲夫

別集

述舊卷五正

孔子家語謂家語左傳禮記皆近聖人之世而所載皆不能知其言後世若荀卿司馬遷楊雄亦皆不足以知聖賢之言今世之知言者談性命而聖賢之實猶未著愚謂此借家語以排世之談性命者謂均之不知聖言爾 莊子謂莊周知聖人最深而玩聖人最甚不得志於當世而放意狂言其怨憤之切異於屈原者鮮矣然而人道之倫顛錯而不叙事物之情遺落而不理以養生送死饑食渴飲之大節而付之儻蕩不羈之人小足以亡身大足以亡天下流患蓋未已也愚謂此論理義之精到文辭之警切前無古人後無作者自古明天下之正道無出於晦翁大學中庸章句序斥天下之非道無出於韓文公原道今而此論又足為原道之配但謂

其知聖人及以屈原為比未然爾 崔寔謂寔勸其君以嚴刑為無術此長者之言也 蘇綽謂商鞅以後皆謂古治為不可復行綽佐宇文泰方高氏扼關而攻西人凜不自保乃猶用古人治國之常道卒并齊滅梁蓋無敵於天下愚謂唐太宗之治多宇文之遺而水心之論即魏證所以斥封德彝者也 廷對王說謂以庸君行善政天下未亂以聖君行弊政天下不可治 答前代道仁禮樂皆雅淡不事華藻答當時事多明勿謂宰相失職專限資格助吏部行有司之事謂諫官不諫諍反侵御史之事兩制侍從不講大政而弊精神於微文責儒臣太備而獨當前世養兵之患不能寬橫斂而裕民力及復讎在堅決信任其人大抵純淨非近世排定

為多者比也 息虛論二篇其一論親征斥萊公為無  
甚喜甚矣其二論待時謂越二十年之內日夜所為皆報吳  
然後可言待則正論也 實謀一篇謂四總領為戶部之害  
經總制折帛錢為諸州之害版帳月春為諸縣之害此財以  
多為累也四屯駐大軍耗總領之財廂禁士兵耗州縣之財  
是兵以多為累也法度以密為累而治道不與紀綱以專為  
患而國威不立皆熟於治體之言也 財總論二篇謂邊一  
有警賦斂輒增既增之後不可復減祖宗盛時所入比漢唐  
一再倍熙寧元豐以後隨處之封樁役錢之寬刺青苗之結  
息比治平以前數倍蔡京變鈔法以後比熙寧又再倍渡江  
以至於今視宣和又再倍此精於財用本末之言也 經總

制錢李憲經始熙河始有所謂經制則用童貫繼之亦曰經  
制蓋措畫以足一方之用方臘殘破東南陳亨伯以大漕兼  
經制使減役錢除頭子賣糟醪以相補靖康召募翁彥國以  
知江甯兼總制強括民財數百萬維揚駐蹕呂頤浩葉夢得  
總財事議用陳亨伯所收經制錢者酒稅頭子所取猶止一  
二百萬其後戶部轉運使動添窠名黃子游柳約之徒或以  
造舡或以供軍遞添酒稅隨刻頭子孟庾以執政為總制者  
戶長壯丁雇始行起發二制並出色額數十酒有柳運副王  
祠部都督府二分本柄虧折官本茶有秤頭鄴息油單靨面  
商稅有增添七分免役有一分寬剩得產有勸令典賣有牙  
契僧道有免丁截撥有糜費所收之多至千七百萬截

本  
甲總領所之外戶部經用十八萬於經制於是州縣之求  
者江湖為月椿兩浙福建為版帳向之士大夫猶有知其不  
善今新進者於奮視而稅為何物而况遠及貢賦之法乎蓋  
王安石之法桑弘羊劉晏所不道蔡京之法又王安石所不  
道而經總制之為錢也雖吳君厚蔡京亦羞為之故經總制  
錢不除則縣以版帳月椿無失乎郡之經常為無罪郡以經  
總制錢無失乎戶部之經費為有能而人才日衰昔之號為  
壯縣富州者今所在皆不可舉手齊民中產僅足者今轉徙  
為盜賊凍餓而生民日困左右望而羅其細碎而國用日乏  
愚按水心之言懇切哀痛經總制錢減所當除也而錢之未  
易除者兵之未省也水心此言為兵之本也 薦舉謂及天

下之大吏得舉天下之卑官宜若為古法矣今乃為大害蓋  
多其考累其任使其積日計月無遇者循至京官則士之稍  
自重者知有常途不汲汲焉卑身卑體以求舉而舉人者亦  
不困於求者之多真能舉賢以報上愚謂此今世第一當務  
之急也夫人主所與共治天下者人才耳今顧困於三薦關  
陞五薦改官之弊例甲朝士大夫弊於為求人監司太守弊  
於無以應中朝之求下之小官弊於宛轉中朝以代己之求  
甚至交易成市以求充所謂三者五者弊利之數而人才淪  
胥以敗矣所與共治天下者將誰屬邪水心積日計月循至  
京官之說雖猶不免於賢愚同滯然猶愈於今之賢者以不  
而困不肖者反以肆求而達也嗚呼悲夫奈何亦未之能

耶 任子謂員郎非甚重之言常調至此者可勿復與若  
 從官宰執子弟則以今所與員郎者與之可也愚謂水心之  
 議是矣然行之一家必自出於賢士大夫之意行之天下必  
 自出於人主之意必廷議者行之則韓范嘗朝奏而夕斥矣  
 嗚呼 科舉謂一預鄉貢錫之官蓋藝祖閱天下士有更五  
 代困場屋者因為之賜愚按邵氏聞見錄載富鄭公以私故  
 交段希元等耳今謂藝祖當考 吏胥謂今世號公人世界  
 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天下事立成書而材之吏得知而官  
 不得知胡不使新進士及任子之應仕者更迭為之受財鬻  
 獄必大減且因以習士大夫使有材一利也無根固窟穴二  
 利也稍去冗官爭奪伺候之風漸息二利也愚謂水心此議

固善更合考漢世辟祿事其長之禮何若必拜立左右恐今  
 世習驕成俗為新進士任子者不屑焉 紀綱一謂紀綱法  
 度一事也法度其細紀綱其大本朝細大俱失愚聞先儒謂  
 本朝大綱正萬目亦不甚舉蓋指三綱闕天理人心者也水  
 心有取於秦漢之強而不滿於本朝之弱蓋他有所謂紀綱  
 矣豈有激之言乎。終論三四謂阿骨打初豪其部中不堪  
 契丹主延禧之煩擾囚執而叛延禧政亂不交鋒而得國阿  
 骨打死吳乞買不能主令而 離不黏罕分之其後兀朮來  
 江南空千甲無當之者未嘗與之戰敗則黏罕兀朮何能獨  
 過古之諸胡而遂取中原哉且彼所欲得河北河東且山東  
 南之地先以與張邦昌後以與劉豫後又以歸我我不能

了彼方據之彼其生長極北一朝起於不顧死命之中楊朴者因教以稱帝郭藥師又導以犯闕黏罕兀朮本與其志也自紹興十一年之後不惟我之所欲在和其女真亦以和為利其事在一大戰而勝之耳只觀水心論虜事情甚悉然欲一大戰必有勾踐苦心實政乃可非可以議論為也 上殿劄子論乘機待時四難五不可已見正集淳熙十四年孝宗之二十六年也 應詔條奏六事光宗初即位時所上也六事謂國勢也士也民也兵也財也紀綱法度也六事未善以微弱分裂讎恥弊壞之時而處以中國全盛夷狄賓服之勢不能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也大槩欲寬賦督兵振弱為強此水心平生憂國愛君之志其謂國家有休兵之實過於文

景而天下被用兵之害甚於武帝此言頗切事情亦已見正集 水心別集水心論治之書也別集後總又其救世之策也極論本朝兵以多而弱財以多而乏任法而不任人一事以上盡出專制而天下之勢至牽縮而不可為為之激烈憤痛開闔數萬言蓋能言之士莫之能尚也於編以覽兵食吳官田果必效方也 虎屋也列於官田也 亦於後集作此

水心別集自見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卷十七 卷十八 卷十九 卷二十 卷二十一 卷二十二 卷二十三 卷二十四 卷二十五 卷二十六 卷二十七 卷二十八 卷二十九 卷三十 卷三十一 卷三十二 卷三十三 卷三十四 卷三十五 卷三十六 卷三十七 卷三十八 卷三十九 卷四十 卷四十一 卷四十二 卷四十三 卷四十四 卷四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七 卷四十八 卷四十九 卷五十 卷五十一 卷五十二 卷五十三 卷五十四 卷五十五 卷五十六 卷五十七 卷五十八 卷五十九 卷六十 卷六十一 卷六十二 卷六十三 卷六十四 卷六十五 卷六十六 卷六十七 卷六十八 卷六十九 卷七十 卷七十一 卷七十二 卷七十三 卷七十四 卷七十五 卷七十六 卷七十七 卷七十八 卷七十九 卷八十 卷八十一 卷八十二 卷八十三 卷八十四 卷八十五 卷八十六 卷八十七 卷八十八 卷八十九 卷九十 卷九十一 卷九十二 卷九十三 卷九十四 卷九十五 卷九十六 卷九十七 卷九十八 卷九十九 卷一百

三卷本  
亦在焉

進卷

亦如日之異時也  
後之人有極少  
印

五刻自去各門作

本

俱志多物大子中第一卷第一卷為傳記在宣統元年  
傳三通第一卷第九卷為廷對第十卷為取錄三

且名論三卷其子自記實謀第一卷為廷對第十卷為取錄三

多二篇初學折第卷臨三卷其總論三卷第廿三卷為四屯野六

兵二篇初學折第卷臨三卷其總論三卷第廿三卷為四屯野六

十三卷為薦舉任子科舉學校制科宏詞敘法九卷第廿七卷

新書吏居監司二卷以個口篇第五卷為伏論七卷第廿七卷

君子及庶民倫處二卷以上四卷第廿六卷為後編第廿七卷

敘已安生亦進軒夜初務廣地而地第廿九卷為後編第廿七卷

甘受養兵二卷存於心平未定按定列以舊當也七卷第廿七卷

筆善持絕逆為後編第廿七卷為後編第廿七卷

中時勢也又平維傳心以撰後論其不可不以此

其味

賢良進卷

存 卷 季海集藏書

存 德清陸氏藏書

阮元學經室外集四賢良進卷四卷提要宋寶文閣學士龍

泉葉適撰按適有水心文集二十九卷 四庫全書已著錄

宋人賢良進卷甚多如孫深賢良進卷十卷錢公輔賢良進

卷十卷均載郡齋讀書志而適書獨不存唯前明葉盛萊竹

堂書目經濟門有葉正則賢良進卷二冊即此書也萬麻溫

州府志載水心文集之外有制科進卷九卷外稿六卷疑此

與外稿實係一種故黃震讀文集日抄于適正集外復著水

外集其篇目摘要與此卷脗合按宋史孝宗本紀高熙十

別集

述舊 一正





年六月詔在內尚書侍郎兩省諫議大夫以上御史中丞  
 學士待制在外守臣監司不限科舉年分各舉賢良方正能  
 直言極諫一人適此卷即于其時所進蓋適抱匡時之用故  
 初年輪對即以經世之說進且觀其上西府書及執政薦士  
 書所舉陳傅良以下三十四人如劉清之陸九淵章穎呂祖  
 謙楊簡項安世皆一時賢俊洵屬有心當世之士即以文體  
 而論亦筆力橫肆足以振刷浮靡唯持論間有不純如陳振  
 孫譏其所作習學記言歷詆百家而篤信于華子推崇之以  
 為真黃震亦辨其行官田不能無害則踏駁處正復不免故  
 朱子亦嘗移書與之辨論文體至日抄推尊別集以為論治  
 之書極論天下之勢牽縮而不可為開闔數萬言草能言之

士莫能尚也

欽定四庫全書  
 皇朝文獻通考卷之五百七十五  
 選舉考五十七  
 制科

得傳名符過集士人任詢  
 效法內自太學外自州軍學  
 前三名釋文上御史臺考  
 陷不改成學中提子司之鬼

此書在當時於世慶元禁學  
 見於彙編  
 元白誕甚明  
 三韓侂胄為

見於彙編

述舊文正

相嘗批政水... 通侯兒坐中... 時曰星少作... 是書也

又...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翁氏

侯

松廬集

水心文集十二

葉適序杜甫送楊六判官使西蕃詩直下無冒子始末只一意貫枯刻勢皮草皆盡而語出卓特非常情可測由文人家庭論則劉向所謂太史公辨而不華質而不俚者也雖子美無詩不工要其完重成就不以巧拙分節奏如此篇者自為少爾今翁常之諸詩實頗似之然常之與余論詩乃未嘗及此豈其平生得法處偶合故耶常之每言下口當如秤星船釘繩畫既定不可移改袖手風騷之壇所厭服多矣吟咏者自知之水心先生文集十二

葉適序... 松廬集... 水心文集十二

本  
下回庚有送柳州路久速更引族為公往為暇此化  
的虛斯蓋柳州判執之元弟也  
沈字誠之州之五十五

况

公

圖

温州府

溫州府圖書館